

芝翁高拜石著

古春風樓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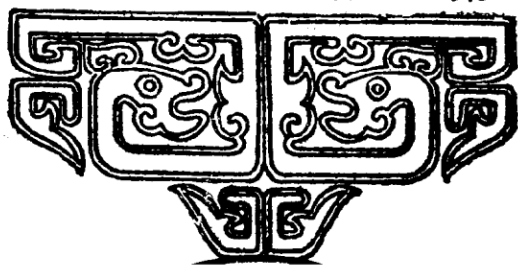
三
版

第七集

169950

古春風樓瑣記

第七集 · 高拜石遺著



台灣新生報印行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集 七 第〕

著者：高拜石

發行人：沈 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 版 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 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 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 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 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三號

全集二十冊

中 華

民 華

國 國

六七精新美港

八十裝合

年 本幣金幣

六 集千五百

月 訂元元元

三 價整整整

十 日

再 四

版 版

（海外郵費另計）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七集)

梁鴻志其人與伏法經過	五
民元北伐總戎林述慶	二六
張蔭華與東北革命	四一
川路風潮與端方之死	四九
唐繼堯之西南王幻夢	七〇
甲辰甲榜六十年	八六
王揖唐與安福系	八九
陳二庵老死津沽	一二六
伊藤博文其人	一四一
韓國志士安重根	一六三
由李垠返韓談朝鮮李朝	一六八

李大釗魂斷絞刑臺·····	一七四
戈公振爲情憔悴·····	一八八
捧太太成名的怪人·····	一九二
淞滬抗戰與蔣伯誠·····	一九九
虞洽卿與大鬧公堂案·····	二〇四
清末新學家嚴範孫·····	二一七
陶心雲書法與其人·····	二二八
韓樹園鋒鏖內斂·····	二三六
民元迎袁與京津兵變·····	二四四
江亢虎之詭譎言行·····	二六九
袁世凱之貪詐·····	二九一
周慶雲入祀西溪詞人祠·····	二九七
從姚茫父談到蹇季常·····	三〇九
對俄絕交與中東路事件·····	三二八

癸酉迎段南下經過……

三三九

目
錄

三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七集)

梁鴻志其人與伏法經過.....	五
民元北伐總戎林述慶.....	二六
張蔭華與東北革命.....	四一
川路風潮與端方之死.....	四九
唐繼堯之西南王幻夢.....	七〇
甲辰甲榜六十年.....	八六
王揖唐與安福系.....	八九
陳二庵老死津沽.....	一二六
伊藤博文其人.....	一四一
韓國志士安重根.....	一六三
由李垠返韓談朝鮮李朝.....	一六八

李大釗魂斷絞刑臺·····	一七四
戈公振爲情憔悴·····	一八八
捧太太成名的怪人·····	一九二
淞滬抗戰與蔣伯誠·····	一九九
虞洽卿與大開公堂案·····	二〇四
清末新學家嚴範孫·····	二一七
陶心雲書法與其人·····	二二八
韓樹園鋒銚內斂·····	二三六
民元迎袁與京津兵變·····	二四四
江亢虎之詭譎言行·····	二六九
袁世凱之貪詐·····	二九一
周慶雲入祀西溪詞人祠·····	二九七
從姚茫父談到蹇季常·····	三〇九
對俄絕交與中東路事件·····	三二八

.....

癸酉迎段南下經過.....三三九

目
錄

.....

舌春風樓瑣記

梁鴻志其人與伏法經過

公元一九四五年，即中華民國三十四年的八月十五日，盟國宣布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到各處，尤其對日抗戰八年的我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心頭之積鬱，生活所受之磨難，國家與人民之損失，均在此勝利時刻，獲得傾洩與安慰，舉國歡呼，各地舉行慶祝。惟一的例外，就是曾在敵人羽翼下供驅使的羣奸們，感到冰山已倒，紛紛潛匿。這班人自知國法難逃，末日已屆，即關心他們的人，也深爲嘆念「自作孽，不可活」！

在福州的慶祝勝利大遊行中，詩人何梅老（名振岱，字梅生，一字心與）也和幾個素識的上街趁熱鬧，便在河上酒家找個座兒品茗閒談着，受降肅奸等等，梅老嘆說：「衆異是死定了？詩讖先成，此人必無可倖免。」諸人不知所指，梅老說：「爰居閣詩集裏，不是有『他年精衛終填海，何處爰居可避風』的名句嗎！汪精衛客死扶桑歸瘞明陵，如照前代的開棺戮屍的刑罰，看看連這殘骸餘齒也保不住了。這爰居閣主人呢，雖是易名潛遁，律法俱在又逃將焉往？不是應了他那兩句的詩讖？佳人作賊，罪有應得，前人說得好：『你如果做成一

個人，才學自然越多越好；否則才學都成了白費了啊！」……說着頻頻嘆氣。

梅老口中的衆異，即梁鴻志的別號。他原字仲毅，長樂人，清季名宦梁荊林（章鉅）之孫，早年喪父，其母守節撫孤，機燈課讀。荊林以嘉慶進士，道光間累官蘇桂各省巡撫，著作等身，依然書生本色，死後家無餘貲，所以鴻志雖屬宦門之後，仍是貧士生涯，所幸幼承闡訓，督責甚嚴，天姿也算不錯，於書無所不讀，也能博聞強記。十九歲中光緒癸卯科舉人，赴京應試，房師龔禮南太史，讀到他的卷子，嘆爲異才，薦之而未中，見面時執手慰勉，極口稱屈，把身邊所佩漢玉，贈爲紀念，鴻志感激知遇，終其身恭執弟子禮，虔敬逾於受業，却忘「君子守志，比德於玉」的無言之訓，算來是深有負於其師殷殷的期許了。

清末，廢除科舉，鴻志肄業於京師大學堂，和海鹽朱芷青（聯沅）最爲相得，又和黃濬同從陳石遺學詩，（黃濬本臺灣籍，其父黃彥鴻字芸淑，光緒戊子科臺灣舉人，庚寅科進士，籤分戶部主事，供職北京，乙未臺灣淪日後，遂久居都下，把籍貫改爲福建。）久之梁朱黃成了詩文摯友，聯鑣並轡，馳騁騷壇。其時革命怒潮澎湃，這班久居北方的破落子弟，耳濡目染的無非做官討差事一類，自然畏忌革命事業；最進步的思想，也只是康梁式的立意而已。因之鴻志和芷青在宣統初元，都做着學部小京官，鹿鹿無所建白，退食之餘，無非沉酣

詩酒，聊以自娛。

民國成立，官制改革，梁鴻志任職於國務院，其名尚未顯，兼在薛子奇所辦的亞細亞日報擔任政論文字及新聞編輯，其時如丁佛言黃遠生劉少少、李猶龍、黃新彥、黃秋岳，均在該報襄助。鴻志文筆恣肆，能極嬉笑怒罵之情，所寫的評論，光芒四射，又諳熟史事，引古證今，夾叙夾議，能詳本末，詩亦卓然成家，頗喜荆公后山，長於嗟嘆。民國五年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當政，閩人曾雲沛（毓雋）陳懋鼎（徵宇）均在國務院任秘書，曾尤爲段所親信，鴻志得他們提挈吹噓之力，於皖系全盛時期，任段芝貴的總司令部秘書長。

在這之前，當時北洋軍政諸要，習爲頹靡風氣，每屆週末，多紛紛麕集天津，狗馬聲色，窮奢極欲。梁鴻志這時還是個初出道的，也循這途徑，以期多所遇合，於是每到星期六這天，也必買了頭等票趁平津路車赴津，帶着俊僕，並携線裝詩文集，兀坐車廂中，故矜其高貴與雅懷逸致。因得結識不少段系政要。王揖唐從吉林內調，不敢就陸軍總長，而組安福俱樂部，自爲黨魁，聲勢煊赫之極。一天，恰巧和鴻志同車，相互寒暄之下，見梁所閱詩集，皆爲珍本，順便向他借閱，閱後詩興大發，吟了一首，便即寫了夾在書頁裏，於送還書籍時，忘了取下，梁鴻志見了，朗吟一過，覺得此人詩才不壞，也不甘示弱，依韻和了一首，當

面呈正，王大爲驚奇，遂訂爲文字交，再進而結爲政治緣，王梁二人的會合經過，據說是這樣的。

直皖戰爭，皖系軍隊給吳佩孚打垮了，段芝貴所部尙存有未發的軍餉三百萬元在天津，潰散之後，此款遂被瓜分了，梁鴻志以秘書長資格，實分得五十萬元，這時他名字也附於安福禍首之末，但爲了曹錕對段派諸人，不爲已甚，雖張榜於九城，風聲稍靜，早已混到天津了，災星未退，財運臨頭，經他的親戚手裏，以半買半騙的方法，購得家藏的閻立本畫的「四夷朝貢圖」一幀，轉賣給日本富商岩崎，得價三十萬，一個窮書生，居然成了豪富。一度潛居大連，又邂逅一個富室棄婦，便納爲如夫人，財色兼收，生活益裕。

民國十三年馮玉祥倒戈驅曹，段祺瑞再起重行執政，原擬以王揖唐爲秘書長，王志不在此，向段婉辭，並薦梁自代，雖屬清要，畢竟又抖起來了。質廬西城，原袁海觀所居，民初楊度也住過這裏，此時由他接任，他自撰大門聯貼上，句爲「旁人錯認楊雄宅，日暮聊爲梁父吟」，暗嵌楊梁二字，自況諸葛，可謂妙絕。

段祺瑞再出時，安福要人各有報効，李思浩、曾毓雋醖資最多，梁鴻志擁有厚貲，獨他分文未贖，竟踞清要之位，李曾等對他不無微辭。段宏業（祺瑞長子）最討厭他。他也深自

斂抑，以求遠謗免禍。案牘之餘，惟秘密搜求古玩，尤於宋元版本，古今名人手蹟及珍籍抄本，收藏最富，琳琅滿室，摩挲爲樂。其中尤以宋代名人朱元章、蘇東坡等書畫三十三幅墨寶大冊，最爲名貴，故其齋名，除「爰居閣」外，又有「三十三宋齋」之稱。

段系自上次皖直之戰，一敗塗地後，僅餘盧永祥（子嘉）部份，甲子一役，盧部敗衄，浙滬之地盤盡失；孫傳芳入閩，巧取王永泉、福建方面跟着完了；臧致平、楊化昭流散編併，漳廈據點也沒有了。雖改任盧永祥爲蘇皖宣撫使，然已無兵可用，孫傳芳、蕭耀南的擁護，亦祇是電報裏說說而已。至此已無可恃之腹心，乃不得不周旋於張（作霖）、馮（玉祥）兩大之間。於是，執政府中，又分東北與西北兩系，東北系爲吳光新（自堂）曾毓雋、段宏綱（祺瑞之姪）等；梁鴻志也屬這一系。西北系則爲段宏業、賈德耀等。分向張、馮方面奔走聯絡，各運權謀策劃，互爲對立而不相能。馴至吳光新與宏業以舅甥而分途，宏業與宏綱以弟兄而立異，成爲同舟齟齬之局。段之左右，以才見信者莫如徐樹錚，以親見信者莫如吳光新；及徐被殺，馮玉祥之跋扈，已爲段所難堪，光新等之聯奉，亦難免於「烤鴨子」之誚（張作霖譏段語）終爲鹿鍾麟所迫，而通電告退。梁鴻志自亦隨着下臺。在天津住下，陪着「鼻爺」（段祺瑞鼻端微歪，老部屬多以此稱之）一局圍棋，八圈麻將。

九一八後，段祺瑞南下，寄寓上海霞飛路陳調元舊居，當局月贍三萬元，待以賓師之禮。段以半數作爲生活費用，半則分贈舊屬，計曹汝霖、王揖唐、吳光新月各二千，梁鴻志與曾毓雋、魏宗翰、姚震、姚國楨、陸宗輿、章宗祥、段宏業、段宏剛各一千。在當時生活程度而言，總算勉可應付，到了段死之後，這班人便各自分飛。梁鴻志留居滬上，棲枝無所，皇皇終日，惟以吟咏自遣。他本來只是文學侍從之才，原無權奇濟變之略，說明白點，政治之寄生蟲而已。如其明於自知，以文章詞賦終老，究也不失一個詩人，只是他却不安份，徒以失時失意而鬱鬱自傷，最終難免於失足。

中日戰爭爆發，黃秋岳以行政院秘書，受日本特務人員賄買而爲通敵賣國之舉，案發伏法，梁鴻志作詩哭之，極寫死狐悲之痛，有「青山我獨往，白首君同歸，樂天哀天涯、我亦銜此悲，王涯位宰相，名盛禍亦隨，秘書非達官，何事而誅夷。」之句，讀之齒冷。及政府西遷，梁於去留利害之際，罔知取捨，就其哭黃詩中早已有不滿政府之心，所以留而不動。民國二十七年下半年間，政府爲對日持久抗戰，建陪都於重慶，此時華北、華中、華南，均淪入日本皇軍鐵蹄之下，日本特務頭子廣做傀儡政權。喜多誠一初擬利用段系的靳雲鵬，因靳已染瘋癲之氣，終日摔椅砸桌；俟想利用吳佩孚，吳二爺也是滿口天兵天將，要募十萬大

軍；最後才找出瞎子王克敏來組什麼「行政院」，繼而改爲所謂「華北臨時政府」，董康、朱琛、王揖唐等人跟着粉墨上臺。華南方面還是亂糟糟的局面，最初由日寇與地痞流氓市僧，組織「上海市民協會」來維持，當時日軍將虹口劃爲重要禁區，並將蘇州河以北，也圈入鐵絲網內，列爲警戒範圍，行人一過橫跨蘇州河的北四川路橋，僅能到達鐵絲網外的郵政總局，其毗連於郵局後面之新亞酒店亦屬之。「黃道會」頭子常玉清，雖受日方指揮，但到處殺人越貨，無惡不作，日本人也感到頭痛，蘇錦文傳筱庵之「大道市政府」更管不着，乃思在南方也搞個傀儡組織，地點當然是在政府撤退後的南京。

南京是經過一場保衛戰的，已經破壞不堪。雖在日間亦路斷人稀，下午六時後，更是行人絕跡，晚間槍聲四起，百物缺乏，除糧米食貨之外，日用物品也無人過問，西式浴盆一隻只賣三元，磁盆一隻一元，書籍一元百斤，全套百科全書連柚木箱也僅賣五元，皆是無法逃出來的居民拿來出賣的，這樣還是終日不得一飽。巷戰遺跡更慘，被日軍屠殺的屍體山積，開膛破肚的生蛆發臭，巨宅的門窗牀几，均被劈折作柴薪，到處頽垣敗瓦，極度荒涼，直非人間世界，民間生活，已陷絕境。日本的南方軍人到處拉人組織，始而看上唐紹儀，正在迎拒之間，唐少老在寓中腦袋被劈成了兩半，日方焦急之極，終責成原定與唐少川配合的溫宗